



讀杜詩愚得卷之十五

古刻單復

陽元讀

大曆二年

九日五首。

重陽獨酌盃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
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鴈來弟妹蕭條各何
往干戈衰謝兩相催

宋曰張景陽七命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竹葉酒名也

曰筆談云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秋深乃來則霜降北人

謂之霜信○言九日抱病起登江上之臺而獨酌且曰酒既
於人無分菊亦從此莫開矣人即弟妹也既而聞殊方之猿
叫見故國之鴈來則懷弟妹各何在耶矧兵亂衰老而相催

迫非父於人世者能無悲乎賦也

舊日重陽日傳杯不放杯即今蓬鬢改但媿菊花開此關心長
戀西江首獨迴采萸更賜朝士難得一枝來。

宋曰唐志九日賜宴及采萸○此憶舊日重陽在家之會集
及在朝賜宴賜采萸而今日不可復得矣故既老而有愧於
菊花焉賦也

舊與蘇司業兼道鄭廣文采花香泛泛坐客醉紛紛野樹敬還
倚秋砧醒却聞歡娛兩冥冥西北有孤雲

此憶與蘇鄭此日歡娛而今寂寞惟西北有孤雲尔賦也
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澹源他時一笑後今日幾人存巫峽瞿江
路終南對國門繫舟身萬里伏枕淚催痕為客裁烏帽役兒具
綠尊佳辰對群盜愁絕更堪論

鶴樊川澹水終南皆在長安○言往時故里登高者今存
幾人况於巫峽係舟伏枕後兒具酒故對群盜而愁絕尔賦
也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
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
鬢衰潦倒新停濁酒盃。

首寫巫峽之景物而歎悲秋作客多病登臺况老於兵亂於
是停酒盃而不忍飲賦也

季秋江村

喬木村墟古疎籬野蔓懸素琴將暇日白首望霜天登俎黃甘
重支床錦石圓遠遊雖寂寞難見此山川
言江村季秋景物之美雖云遠遊寂寞如此山川固亦難得

自寬自慰之詞耳賦也

搖落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鵝費義之
墨貂餘季子表長懷報明主卧病復高秋

朱曰晉王羲之愛鵝山陰道士養好鵝曰為寫道德經籠鵝
而歸○言巫山秋暮草木搖落唯寒江東北流而赴海耳惜
手烟塵唯多戰鼓風浪實少行舟此何時耶三聯自歎說不
行而空上書末言我心惟欲報主柰何卧病又高秋乎興而
賦也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三首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明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星落黃姑
渚秋辭白帝城老人日酒病堅坐看君傾

夢弼曰十道志忠州有黃姑渚○言峽險則怪江流之急樓
高則倍月華之明况兼於此物換星移 之以今夕一時之
會其如故鄉萬里之情何且我老病酒堅坐不飲惟看諸公
高酌而已賦也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悠悠照邊塞悄憶京華清動盃中
物高隨海上查不眠瞻白兔百過落烏紗

宋曰陶詩天運苟如此且盡盃中物○言明月自好柰何浮
雲漸見遮蔽雖然其光照邊塞動酒盃隨海查亦無損其明
焉然我瞻白兔憶京華悄不能為懷百過落烏紗耳興而
賦也

對月那無酒登樓况有江聽歌驚白鬢笑舞拓秋窓樽蟻添相
續沙鷗並一雙盡憐君醉倒更覺片心降

言今也江樓夜宴對月有酒則樽相續成樓有江則鷗並雙
惟我聽歌笑舞則自驚其老耳且憐諸君盡醉倒而我心則
降矣賦也

暮歸。

霜黃碧梧白鷗樓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
練風淒淒南渡桂水關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鞞年過半百不稱
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此詩首四句寫客中莫歸之景物以起興言南渡則關舟楫
北歸則多鼓鞞且我年過半百困处于此不得遂意惟杖藜
以看雲無可奈何之辭亦興而賦也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
灤鏡留連客江山憔悴人
秋風楚竹

冷夜雪輦梅春朝夕高堂念應宜綵服新

晉制曰灤鏡銓衡夔屬楚地洛州有鞏縣○言君行

別老親而去者何哉第苦家貧為祿仕耳次聯承起語言其
赴東京選也三聯言孟自夔往東京之景物末言應宜綵服
新以慰高堂老親朝夕之念賦也

馮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

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本為歷雲山問無辭荆棘深北風黃葉
下南浦白頭吟十載江湖客茫茫遲暮心

土婁河南地名

耳韻

生年鷄冠子歎世庶皮翁眼復幾時暗耳後前月韻後鳴秋淚
缺雀噪晚愁空黃落鷺山樹呼兒問朔風

黃曰袁淑真隱傳云楚人有隱居山中以鷓為冠曰鷓冠
子朱曰劉向列仙傳云鹿皮翁菑川人居崋山上百餘年下
賣藥於市○公自言耳聾既如鷓冠子矣眼復幾時暗耶猶
詩所謂尚寐無聰之意也今則後鳴雀噪皆不聞而無愁無
淚矣尚有眼之為累耳故末句云然賦也

小園

由來巫峽水本自楚人家客病留回藥春深買為衣秋庭風落
果囊坼雨頽沙問俗營寒事將詩待物華

夜

絕岸風威動寒房燭影微嶺猿霜外宿江鳥夜深飛獨坐親雄
劍哀歌歎短衣煙塵繞閭闔白首壯心違

言巫峽客居寒夜之景物於是獨坐哀歌親雄劍歎短衣者

何哉蓋以我之壯心本欲匡君濟時今也老無能為而朝廷
之亂未息故爾興而賦也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忽々峽中睡悲風方一醒西來有好鳥為我下青冥羽毛淨白

雪慘澹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啖孤亭持以比佳士及此慰

揚舲清文動哀玉見道發新矧欲學鷓夷子待勒燕山銘誰重

斬郵劍致君々未聽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卓氏近新寡豪

家朱門高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星客來洗粉黛日暮拾流螢

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夫自汲澗野水日冷々我歎黑頭

白君看銀印青卧病識山鬼為農知地形誰矜坐錦帳苦厭食

魚腥東南兩岸坼橫水注滄溟碧色忽惆悵風雷搜百靈空中

右白虎赤節引娉婷自云帝里女嘆雨鳳凰翎襄王薄行跡莫

學冷如丁千秋一拭淚夢覺有餘馨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燐
丈人但安坐休辯渭與涇龍蛇尚格鬪洒血暗郊垆吾聞聰明
主治國用輕刑銷兵鑄農器今古歲方寧文王日儉德俊又始
盈庭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

高曰揚行舟也莊子屠牛坦刀刃若新發於刃後漢竇憲
擊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班固作銘漢
元帝時西域都護甘延壽陳湯斬郅支單于於康居**漢**
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
曲躬自卑上遂聽治雲母屏風分隔其間漢志郎官給錦帳
帝里女一作帝季女文選我天帝之季女襄王夢神女遼東
華表鶴言丁令威家語楚昭王渡江得一物大如斗圓而赤
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此

公奉酬薛判官見贈之作大意比薛佳士勉其立功成名於
年少之日無若我之白頭卧病為農於山澗之間也首自言
卧病峽中忽之不樂得秋風而蘇醒好鳥西來淨白舉駟而
喚比薛之清白而見贈詩文故曰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於
次言薛之文清而見道苟欲學范蠡之泛湖且待如竇憲之
立功勒銘乃可即今誰重新郅支之劍而成功耶雖然有志
事竟成必欲画像麒麟閣無心若鄭弘以雲母屏隔座而已
次言薛之新娶若相如之於卓氏而妻又能洗粉黛拾流螢
以勸郎勤學次自言我歎頭白卧病為農而厭食魚矣君則
欲看銀印青而坐錦帳也次言峽中岸圻水注風雷白虎以
及神女况前卓氏意又及丁鶴則猶前好鳥也人生以下十
四句師曰至誠則金石為開薛苟能以至誠感動人主使之

輕刑銷兵節儉求賢則天下不期治而自治矣則薛可取榮
華於年少之日豈可若我之寓荆楚而食萍實也哉賦也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
拍菊花開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南極一星朝北
斗五雲多處是三台

鶴曰是年六月劔南節度杜鴻漸自成都入朝趙曰南極一

星指李秘書北斗指長安三台指杜相公

駁翁曰前四句言自益州來巫峽喜其屆途無危險之虞後四句言自巫峽赴

相公幕喜其遇主有同升之望賦也

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反氣陵行在妖星下直廬六龍瞻漢

關萬騎略姚墟玄朔回天步神都憶帝車一戎纒汗馬百姓免

為魚通籍蟠螭印差肩列鳳輿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寇盜

方歸順軋坤欲宴如不才同補袞奉詔許掌裾鸛鷺叨雲閣麒麟

麟滯玉除文園多病後中散舊交疎飄泊哀相見平生意有餘

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虛觸目非論故新文尚起予清秋凋碧

柳別浦落紅葉消息多旗幟經過歎里閭戰連脊齒國軍急羽

毛書幕府籌頻問山家藥正鋤台星入朝謁使節有吹噓西屬

災長弭南翁憤始攄對數抗士卒軋沒費倉儲勢藉兵須用功

無禮忽諸御鞍金駮裏宮硯玉蟾蜍拜舞銀鈎落息波錦帕舒

此行非不濟良友昔相於去棹依顏色沿流想疾徐沈綿疲井

曰倚薄似樵漁乞米煩佳客鈔詩聽小胥杜陵斜晚照滿水帶

寒淤莫話清溪棹蕭蕭白映梳

夢弼曰上元初止謂改元之初非年號姚墟在漢中舜生之地漢書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既誅諸呂迎代王於代邸而立之是為文帝文帝即位益封朱虛侯二千石黃金千斤魏幸毗諫文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左傳脅亡齒寒覆齋曰相如賦云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抗五官切挫也漢張湯傳軋沒註得利為軋失利為沒○此詩公在巫峽別李八書赴杜相公幕而作大意謂兩京陷沒及收復而同獲扈從既而傷夫流落相逢於巫峽今李徵起且冀其弭兵銷變賦也首言往時扈從之初正當兩京陷沒之時次言明皇入蜀而肅宗即位於靈武以回天步也次言一戰而收復西京我輩同扈駕而通籍焉次言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二十里奉迎舞蹈呼萬歲上入居大明宮官甄濟宴

面紇故曰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意其盜賊歸順而天下宴然矣此以下公自叙首言拜拾遺得以廷諍且言諸公飛騰而李尚滯石渠也次自言病肺而交疎今也相見於飄泊之際雖為可哀然獲遂平生披豁之情則有餘矣次言巫峽楚宮滿目之人皆不可論故昔之事適見李之斯文尚能起予喜不自勝矣次言時當清秋柳凋蕖落及問中原之消息則盜賊尚多乃傷閭里之凋弊也此節結上以起下也以下言兵連不解而羽書急問籌策於幕府而起秘書於青城山也次言起秘書者蓋杜鴻漸入朝而吹噓之也尚使西屬之災長弼則南翁之憤始據矣台星指鴻漸南翁公自謂也次言對駁之際以老兵費財為詞禮理也忽略也猶廢也謂兵之無功者理宜廢也此四句言秘書入對當以兵老財匱為

言且大盜既平而所在聚兵耗蠹倉儲度且便宜而廢置之可也次言秘書入侍草詔等事次言此行良友自昔相知事必有濟去棹則依杜相之顏色沿流則想時宜之緩急以備入對而條奏焉末自言貧病且老到京華幸勿齒及沈綿病也倚薄資也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寵渥徵黃漸權宜借寇頻湖南安背水峽內憶行春王室仍多故蒼生倚大臣還將徐孺榻處上待高人

鶴曰韋之晉為衡州刺史東方朔外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韋嘗守峽中郡○詩送韋赴潭州刺史而以徵黃借寇之事美其恩寵其曰安背水言其曾為湖南都團練使故也憶行春言其曾作守峽中也且言王室仍舊多故而蒼生惟

倚大臣尚宜招賢下士如陳蕃可也勉之詞賦也

聞惠子過東溪

惠子白驢瘦歸溪唯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臣

受功曰本草白蜜一名崖蜜蓋蜂作蜜於崖石間也○言惠子乘白驢歸去唯餘病身而已曰歎皇天無眼而使斯人沉滯於空谷耶乃謂崖蜜成於松花山杯傾夫竹葉以了生事如四皓之隱亦無憾焉勉之詞賦也

大覺高僧蘭若

巫山不見廬山遠松林蘭若秋風晚一老猶鳴日暮鍾諸僧高乞齋時飯香爐峰色隱晴湖種杏仙家近白偷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老何日許門徒

公自註和尚去冬往湖南洙曰廬山記東南有香爐峰神仙
傳董奉居廬山治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踰董仙杏林
趙曰近白榆言所居之高近乎星辰也古詩天上何所有歷
歷種白榆漢尹翁歸傳于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夢弼曰門
徒謂從遊諸弟子也

自瀼西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煙霜淒野
日杭稻熟天風人事傷蓬轉吾將守桂叢
洙曰淮南王招隱士賦桂樹叢生兮山之幽○言東屯當白
鹽之北赤甲之東其地平易則一川穩而杭稻熟天風矣其
山高聳則四面同而煙霞淒野日矣今我避地而自傷轉蓬
將於此守桂叢而居焉賦也

東屯復瀼西一種住清溪來往兼茅屋淹留為種畦市喧宜近
利林僻此無蹊若訪衰翁語須令贖客迷

公自註西居近市易巽為近利市三倍夢弼曰陸機詩遊賞
愧贖客○言東屯瀼西兩地一般清溪而往來淹留於其間
者為稻田茅屋耳夫市喧則宜近利然非吾所好此雖地僻
無蹊絕勝西居之近市若贖客欲訪衰翁路亦須迷言此地
清幽也賦也

道北馮都使高齋見一川子能渠細石吾亦治清泉枕帶還相
似柴荆即有焉斫畚應費日解纜不知年

夢符曰畚燒榛種田也劉夢得竹枝歌云長刀短笠去燒畚
○首句不可曉或曰道北乃馮都使之宅而高齋見一川馮
子能渠細石而我亦治清泉故柴荆亦得枕帶渠治而有之

首二句生次聯而三聯則承上以起下末言解纜不知何年故所畱開荒應須費日謂未有歸期而然也賦也

牢落西江外參差北戶間久遊巴子國卧病楚人山幽獨移佳境清深隔遠關寒空見鷓鴣過首想朝班

言茅屋上居於西江外北戶間者蓋以久遊卧病於巴楚故尔且愛其地幽獨清深故移佳境而隔遠關末言於寒空見鷓鴣而想朝班若公者豈非身江湖而心魏闕者耶賦也

簡吳郎司法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灤西頭古堂本買藉踈豁借汝遷居停宴遊雲石笑高葉曉風江颯亂帆秋却為姒姪過逢地許坐曾軒數散愁

鶴曰公時移居東屯以灤西草堂借吳司法居之默翁曰首

入題次解說安置之堂与安置之意三解說藉踈豁之景末解說停宴遊之實也賦也

又呈吳郎

堂前搦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祗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使插踈籬却甚真已訴徵求負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默翁曰首二句為綱次錯綜相承三四又就次聯相生就吳郎任西鄰上言轉須親就婦人無食無兒上言寧有此三則就須親上為吳郎區處末就困窮上為婦人哀痛賦也

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柏父朱門貴郎君玉樹高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江漢終吾老雲林得雨曾哀絃繞白雪未與俗人操

○柏大兄弟嘗是柏貞節之子姪布曰古稱貴人之子交
嘗事其父者曰郎君○記終養其末○宋王對焚襄王
曰客有歌郢中者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言
柏大兄弟乃朱門之貴胄却於山居以精典籍且文雅而涉
風騷豈非所謂玉樹高者耶次自言江漢將終吾老而雲林
乃得尔曹以慰吾幽獨非俗人比故為之一操白雪而音統
哀絃賦而比也

野屋流寒水山籬帶白雲靜應連虎穴喧已去人羣筆架露窺
雨書籤暎隙棟蕭蕭千里馬箇箇五苓文
言山居内外景物之清雅而人品異常首二句生中四句末
以良馬比柏大兄弟之異常賦而比也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徵君已去獨松菊衰壑無
光留戶庭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高車駟馬帶傾
覆悵望秋天虛翠屏

○齊周顒隱鍾山後出為海鹽令欲過此山孔稚珪假山
神作文以却之曰北山移文漢魏以來起隱士名之曰徵君
○蓋覃山人隱居於此老而徵起公過其廬有感而作也首
句不知所指或曰言山人之老也次聯承第二句若三聯則
曰予見亂離之故不得已而避地荒寓然則覃子乃知出處
必須經涉隱迹而後出仕耶末言官高則險是以悵望秋天
而惜其虛翠屏以結前六句而有餘悲賦也

柏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

開萬卷餘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
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洙曰東方朔傳三冬文史足用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首二句言相與士棄官而巖居次聯言柏年少成名三聯言
茅屋末言言人須勤苦讀書則富貴可必矣勉之詞賦也

東屯月夜

抱疾漂萍老防邊雀巖屯春農親異俗歲月在衡門青女霜楓
重黃牛峽水喧泥留虎鬪跡月挂客愁村喬木澄稀影輕雲倚
細根數驚聞雀噪雙睡想猿蹲日轉東方白風來北斗昏天寒
不成寐無夢寄歸魂

東屯北峽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空村唯見鳥落日未逢人步聲風吹

面看松露滴身遠山田白首戰地有黃塵

夜二首

白夜月休弦燈花半委眠彌山無定鹿落樹有驚蟬暫憶江東
繪兼懷雪下船蠻歌犯星夜重覺在天邊

城郭悲笳暮村墟過翼稀田兵年數久賦歛夜深歸暗樹依巖
落明河繞塞微斗斜人更望月細鵲休飛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香稻三秋末平曰百頃間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御袂侵寒
氣嘗新破旅顏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

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復新誰云滑易飽老藉軟俱勻種辛房州
熟苗同伊闕春無勞曠渠益自有色如銀

鄭曰唐志房州與夔同屬山南道伊闕在河南府魏文帝有

車渠盤梁陸儔豔盤銘曰珎逾渠盤

秋野五首

秋野日疏蕪寒江動碧虛繫舟蠻井絡一宅楚村墟黍熟後人打菜荒欲自鋤盤飧老夫食分咸及溪魚

朱曰蜀都賦岷山之精上為井絡○言秋野卜宅則在於楚之村墟寒江係舟則在於蠻之井絡然黍熟菜荒應首句而分食以及溪魚應次句其仁民愛物之心見於言外賦也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厭北山薇

首聯為綱次聯承第二句後四句應首句賦也

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光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稀疎小紅翠駐屐近微香

言禮樂攻吾短故山林引興長以下六句皆攻吾短引興長之事賦也

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潛鱗輸駭浪歸翼會高風砧響家之發樵聲箇人同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宮

朱曰後漢樂松直南宮家貧無被帝聞而嘉之詔太官賜高書郎以下食并給帷被○此言秋野之晚首四句交互相應

言秋野寒江後四句言砧響樵歌而懷南宮之賜被謂不得歸朝而流轉於此興而賦也

身許麒麟畫正哀鴻鷺群大江秋易盛空峽夜多聞迢隱千重石帆留一片雲兒童解蠻語不必作參軍

朱曰晉郝隆為南蠻參軍上巳日作詩曰娥隅躍清池桓溫問何物曰名魚為婿隅温曰何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

得蠻府那得不蠻語也○言平生自許立功將圖形麒麟而
衰年得為省郎今又流寓於此而以江峽錯綜為句以寫秋
野之景物末云兒童解蠻語不必作參軍其詞愈緩而意愈
悲賦也

傷秋

林僻來人少山長去鳥微高秋收畫扇久客掩柴扉懶慢頭時
櫛艱難帶減圍將軍思汗馬天子尚戎衣白蔣風颯脆殷檉曉
夜稀何年成射虎似有故園歸

首四句言林僻山長人來少而鳥去微高秋久客收畫扇而
掩荆扉自傷山林之秋也中四句傷天下之秋而帶減圍末
四句傷植物之秋厭亂思治而歸故園摠結上二節興而賦
也

雨。

山雨不作泥江雲薄為霧晴飛半嶺鶴風亂平沙樹明滅洲景
微隱見巖姿露拘悶出門遊曠絕經日趣消中日伏枕卧久塵
及屨豈無平肩輿莫辨望鄉路兵戈浩未息地虺反相顧悠悠
邊月破罽毼之流年度針灸阻勿曹糠粃對童孺一命須屈色新
知漸成故窮荒益自卑飄泊欲誰訴庭巖愁應接俄頃恐違迕
浮俗何萬端幽人有高步龐公竟獨往尚子終罕遇宿留洞庭
秋天寒瀟湘素策杖可入舟送此齒髮暮粒音斛迓音悟

題曰漢書宿留謂有所須待也○此詩以雲雨之陰晦比世

道之迷亂乃自歎老病飄泊窮荒卑屈於人而不能如龐
公尚子之隱遁賦也首言山雨少江雲薄而洲景巖姿之明
滅隱見也次言拘悶出遊則經日之趣清曠奇絕曰歎卧病

久而塵及屨豈無有與送我歸去而鄉路莫辨次言兵戈未
息卧病而阻男女食貧而對童孺則鬱鬱以度歲月而悠悠
我思矣次言飄泊窮荒嚴公辟為參謀一命之士也言當屈
色以下之且病體尪羸愁於應接稍或稽遲則恐有違迂也
次言浮俗之態何其萬端若幽人如龐公尚子則自有高步
而長往矣愧我則不能爾末言待洞庭瀟湘之秋乃可入舟
而送老於其間也

秋清

高秋蘇肺氣白髮自能梳藥餌增加戒門庭悶掃除杖藜還客
拜愛竹遣兒書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
首言秋高病愈自能梳櫛藥餌惡加戒之無效門庭怒掃除
之不淨杖藜以荅客拜愛竹則遣兒書末言江平穩而舟可

進矣謂病愈可以出峽賦也

瞿唐兩崖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猿獾鬚
古蛟龍窟宅尊義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
言瞿唐峽兩崖高起入天穿水而壯此門三聯言入天則猿
獾須鬚古言其不為人所不得而老於此也穿水則蛟龍窟宅
尊言其潛藏於此而無它虞也末言義和冬馭過此畏日車
之翻而為之愁賦兼比也

瞑

日下四山陰山庭風氣侵牛羊歸徑險鳥雀聚枝深正枕當星
劍收書動玉琴半扉開燭影欲掩見清砧
言日落山陰而牛羊歸徑鳥雀聚枝山庭風急而收書正枕

以動琴劍扉半開及掩則見燭影清砧皆書秋晚之事賦也
雲

龍以瞿唐會江依白帝深終年常起峽每夜必通林收穫辭霜
渚分明在夕本高齋非一處秀氣豁煩襟

晨雨

小雨晨光內初來葉上聞霧交纔灑地風逆旋隨雲暫起荆扉
色輕霏鳥獸群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

言晨雨細而葉聲微故霧交則纔洒地而輕霏鳥獸群風逆
則旋隨雲而暫起荆扉色是以麝香山其午而一半不分明
皆形容陰霧多而雨細也賦也

天池

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繞通百頃青雲杪曾波白石中盤貯絳騰秀

氣蕭瑟浸寒空直對巫山出蕪粳夏禹功魚龍開闢有菱茨古
今同聞道奔雷黑初看浴日紅飄零神女雨綰續楚王風欲問
支機石如臨獻寶宮九秋驚鴈序萬里狎漁翁更是無人處誅
勞任薄躬



鶴曰天池在夔州



荆楚歲時記張騫乘槎至天河得織

女支機石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
天子沈璧禮焉河伯乃与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下寶器

即事

天畔羣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

甘猶自青多病馬脚無日起窮途既藉幾時醒未聞細柳散金

甲賜斷秦州流濁涇

言天畔羣山孤草亭則甘猶自青喻碩果不食亂極思治也

江中風浪雨冥冥則魚不受釣喻世亂賢者不為利誘也次
自言多病窮途不能有所為深痛亂之未定比而賦也

獨坐二首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青水花寒落岸山鳥暮過庭煖老須燕
玉充饑憶楚萍胡笳在樓上哀怨不堪聽

趙曰古詩云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言終日冥冥雨而
雙崖洗更青矣是以水沓寒則落岸山鳥暮則過庭吾於獨
坐之際須燕玉以煖老憶楚萍以充飢忽聞胡笳之哀怨而
不忍聽興而賦也

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東峽雲常照夜江日會兼風曠樂安垂
老應門試小童亦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聾
言東屯瀼西之地白狗峽斜臨其北黃牛峽更在其東而峽

雲常照夜江日會兼風叙其地之景物也次言晒藥欲以安
垂老之疾病應門則以試小童之能否然亦自知行之不逮
且恨耳聾而獨坐耳故其辭愈緩而意愈悲賦也

雨四首

微雨不滑道斷雲踈復行紫崖奔黑處白鳥去邊明秋日新霑
影寒江舊落聲柴扉臨野碓半濕搗香杭

江雨舊無時天晴忽散絲暮秋霑物冷今日過雲遲上馬迴休
出看鷗坐不辭高軒當艷頰潤色靜書帷

物色歲將晏天隅人未歸朔風鳴折竹寒雨下霏霏多病久加
飯衰容新授衣時危覺凋喪故舊短書稀

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遲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飢神女卷金
落鮫人織杼悲繁憂不自整終日懸如絲

反照

反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已低魚復暗不盡白鹽孤荻岸如秋
水松門似畫圖半羊識童僕既夕應傳呼

首二句生中四句皆所以委曲形容反照之美末言既夕則
牛識牧童之呼而應之以結上六句賦也

向夕

畎畝孤城外江村亂水中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鶴下雲汀
近雞栖草屋同琴書散明燭長夜始堪終

首六句皆模寫江村向夕之景物末言散琴書於明燭之下
乃可以消遣長夜亦無可奈何之辭賦也

六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為客無時了悲秋向夕終瘴餘曠子國霜薄楚王宮草敵虛嵐

翠衣禁冷藥紅年小搖落不與故園同

言為客未得歸故向夜終而悲秋此地雖瘴餘霜薄而草翠
衣紅蓋夔楚之國每年小搖落自與故園不同賦也

十月一日

有瘴非全歇為冬亦不難夜郎溪日暖白帝峽風寒蒸裹如干
室焦糖幸一杆茲辰南國重舊俗自相歡

注曰

夜郎西南夷也捷為有夜郎溪蒸裹焦糖夔俗之節物
也言十月一日此地有瘴非全歇則夜郎終日暖為冬亦
不難則白帝峽風寒是日也南國之所重者土俗以蒸裹焦
糖饋遺以相歡洽蓋紀夔之氣候風俗節物也賦也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異俗吁可怪

知人難並居家養鳥鬼頓食黃魚舊識難為

態新知已精疎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

沈存中曰

鳥兒鷓鴣也○此歎夔州俗異可怪人難並居次

聯應首句三聯應次句末言我惟耕鑿以治生耳就有此異

俗斯人亦与渠不相關所謂遺悶者是也賦也

西歷青羌坂南留白帝城於荒侵客恨恨粒粒作人情瓦卜傳神

語畚田費火聲是非何處之高枕天浮生粒奇舉切粒音汝

公自註

頃歲自秦涉龍從同谷縣出遊蜀留滯於巫山也

曰左傳楚人謂虎為於菟音兔宋玉招魂粒粒蜜餌有饒

鏗註蜜和米麵煎作之○言西歷南留於菟粒粒瓦卜畚田

且是非之不定此皆可悶者惟浮生高枕一天以遣之耳賦

也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

峽裏歸田客江邊借馬騎非尋戴安道似向習家池山險風煙
合天寒橘柚垂築場看斂積一學楚人為

首六句應題意末言於東屯築場看斂積一學楚人之所

為賦也

短景難高卧衰年強此身山家蒸栗暖野飯射麋新世路知交

薄明庭畏客頻牧童斯在眼田父實為鄰

言短景衰年實難高卧故強此身以出而山家野飯則蒸栗

射麋為具以相款洽於世道固知交態之薄於明庭則畏過

客之多故与牧童田父相接為鄰豈不可為賦也

暨往白帝復還東屯

復作歸田去猶殘穫稻功築場憐穴蟻拾穗許村童落杵光輝

白除芒子粒紅加冷可扶老倉廩慰飄蓬

首二句入題意以起中四句而有仁民愛物之意末言作飯
可加澣以扶老而倉廩實足慰飄蓬賦也

刈稻了詠懷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寒風疎草木旭日散雞豚野哭初聞
戰推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

柳司馬至

有客歸三峽相過問兩京函關猶出將渭水更屯兵設備邯鄲
道和親邏些城幽燕唯鳥去商洛少人行衰謝身何補蕭條病
轉嬰霜天到宮關戀主寸心明

夢宿

漢書北走邯鄲道唐志河北惠州有邯鄲縣脩司曰

邏些吐蕃都城名也○言柳司馬至三峽相過而問兩京乃
聞函關渭水猶自屯兵邯鄲設備邏些和親以至幽燕商洛

惟鳥去而少人行於是自歎衰謝病與空身無補柳司馬
戀主寸心明若歸朝正當秋高之時矣賦也

自平

自平宮中呂大一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
戍干戈塞蠻溪豪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時朝蓬萊殿裏諸主
將才如伏波不得驕

舊

按舊史廣德元年冬宦官廣州市舶使呂大一逐刺史

張休而反唐志嶺南厥貢金銀孔雀犀象時溪洞蠻酋歸順
者皆世授刺史漢馬援為伏波將軍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天雨蕭蕭滯茅屋空山無以慰幽獨斂頭將軍來何遲令我心
中苦不足數看黃霧亂玄雲時聽巖風折喬木泉源冷雜猿

狄泥潭漠上飢鴻鵠歲暮窮陰耿未已人生會面難再得憶爾
腰下鐵絲箭射殺林中雪色鹿前者坐皮日問毛知子歷險人
馬勞異獸如飛星宿落應該不礙蒼山高安得突騎只五千萃
然眉骨皆爾曹走平亂世相催促一豁明主正鬱陶憶昔范增
碎玉斗未使吳兵著白袍昏上閭闔閉氛祲十月荆南雷怒踊
注曰漢高帝見項羽於鴻門間行趨灞上留張良以玉斗獻
范增拔劍撞而碎之**夢**曰南史侯景令東吳兵盡著白
袍自為營陣○此詩大意以久雨比亂世欲得如王將軍輩
數千人以平之一豁明主鬱陶之思耳首言久雨期將軍不
來無以慰幽獨而我心不足也次節數看雲霧昏亂嚴風折
木泉聲雜猿狄泥潭飢鴻鵠應首二句次言歲暮而窮陰未
已人生而會面難得且憶其善射應首節三四句以起下

文次言曰射鹿而知騎射之妙且言安得爾輩數千人削平
替亂以豁明主之憂乎末言范增吳兵事不相屬闕疑可也
或疑吳兵是指寶應廣德間台州袁晁作亂而言未知是否

虎牙行

秋風歛吸吹南國天地慘々無顏色洞庭揚波江漢迴虎牙銅
柱皆傾側巫峽陰岑朔漠氣峰巒竄窺溪谷黑杜鵑不來猿狄
寒山鬼幽憂雪霜逼楚老長嗟憶炎瘴三尺角弓兩斛力壁立
石城橫塞起金錯旌竿滿雲直漁陽突騎獵青丘大戎鎖甲聞
丹極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戍誅求寡妻哭遠客中宵淚霑臆

公自註

虎牙灘名也蕭銑僭江陵日屯兵于此後常為屯戍

之地

注曰銅柱灘名在涪陵石城夔州地名青丘內地屬洛

陽聞

一作圍○此詩大抵謂安史之亂至今已十年而天下

險阨之處猶防盜賊故寡妻困於誅求而笑耳賦兼比也首
言秋風起而天地無顏色故洞庭揚波而虎牙銅柱亦皆傾
側不寧次言巫山之陰岑氣寒而溪谷黑故杜鵑不來山鬼
狻獬憂雪霜之逼而悲啼也次言楚老則畏寒而思炎瘴時
秋高弓勁石城壁立旌竿金錯而滿雲橫塞防盜賊也末言
自漁陽之獵青丘大戎之圍丹極天下關防盜賊已十年矣
是故為征戍而誅求生民耗蠹已盡但聞寡婦慟哭而我亦
為之下淚也

寫懷二首。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舟自趨競行見羈束無貴賤不
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鄙夫到巫峽三歲如
轉燭全命甘留滯忘情任榮辱朝班及暮齒日給還脫粟編蓬

石城東采藥山北谷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綠非關故安排曾
是順幽獨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鈎曲直吾不知負暄候樵牧

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後漢童謡云直如
弦死道邊曲如鈎封公侯○此詩言人生天地間為名利而
奔競羈束以勞其生者風俗悉同殊不知富貴貧賤同歸於
死何必逋相悲樂哉是以我来巫峽已三年乃全命忘情於
留滯榮辱一聽於天而已故微名薄祿雖及於莫年亦編蓬
采藥以順幽獨一歸於真非故安排也末言若達士小人之
曲直則吾不知也惟負暄以候樵牧耳賦也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日羣生各一
宿飛動自傳匹吾亦驅其兒營為私實天寒行旅稀歲暮日
月疾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蟣蝨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為

有結繩陷此膠與漆袖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倏仰俱蕭瑟終契如往還得匪合仙術

朱曰宋玉九辯薄寒之中人燧人氏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左傳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此詩言日月忽夕而復旦羣生暫息而復動豈唯羣生吾亦驅兒營以治活計且日月如流歲不我与而榮名忽尔中人矧當世亂如蟻蝨然吾安用此耶豈如古者三皇之前人偽不生一飽足矣胡為後世巧偽日滋乃有結繩燧人董狐而袖首厲階作矣豈伊人矣物亦若是故燈燭張而飛蛾轉密也不若放神於八極之外倏仰俱無滯生死如往還然得不合彼仙術耶賦也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并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持宅見臨穎李十二

娘舞劍器壯其蔚伎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瀟灑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走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繡衣况余曰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為劍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激即公孫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燿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駮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嚴如江海凝清光絳脣珠袖兩寂冥晚有弟子傳芬芳臨穎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

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頃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暎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

朱曰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日上鳥皆死墮其羽翼臨潁縣屬許州唐紀玄宗陵在金粟山左傳尔墓之木拱矣**題曰**足繭足舐如繭也

有歎

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鬪江東客未還窮猿踰雨雪老馬望關山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

公曰傳蜀官軍自圍普遂**朱曰**武德高祖年踰開元明皇年踰○公自言壯心零落已久老猶僑寓他鄉且天下之兵

未息而江東之客未還時公弟在江東也是以如窮猿失木而踰雨雪老馬知途而望關山也及想武德開元之盛世則今日蒼生豈能復見之耶**題曰**有歎良以是夫賦兼比也

寒雨朝行視園樹

柴門擁樹向千株丹橘黃柑此地無江上今朝雲雨歇籬中秀色畫屏紆桃蹊李徑年雖故梔子紅樹艷色殊鑠石藤梢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林香出實垂將盡葉帶離枝不重蘇愛日恩光蒙借債清霜殺氣得憂虞衰顏動覓蓀床坐緩步仍須竹杖扶散騎未知雲閣處啼猿僻在楚山隅

深曰潘岳秋興賦余以太尉掾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

白鳥行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天童化為白鳥似老翁故畦遺穗已蕩盡
天寒歲暮波濤中鱗介腥羶素不食終日忍飢西復東魯門鷄
鷓亦踴躍聞道如今猶避風

按詩言以黃鵠而化為白鳥且故畦遺穗已盡而在水中况
鱗介腥羶素所不食乎是以終日西復東而忍飢也末乃慰
解之云聞道魯門爰居今亦踴躍而避風矣比也殆以當時
有君子或少變從時終不為利誘甘於困窮自守者而作此
歎

冬至。

年之至日長為客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
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心折此時無一
寸路迷何處見三秦

洙曰漢書項羽三分關中王秦三降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
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故曰三秦默翁
曰首二句為綱次承至日長為客言今日事三四承窮愁泥
殺人言昔日事今懷想不復見矣賦也○言每於客中逢至
日而窮愁不能自己者蓋以垂老而親殊俗故於雪後臨丹
壑而思向日之在朝今欲見長安而心折路迷矣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達荊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內鵲鷓飛
急到沙頭曉關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穩流朱紱即當隨綵
鷁青春不假報黃牛

希曰沙頭地名在江陵峽關在藍田之南○復按首二句言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次二句承汝迎及消息

真傳而言三聯言藍田路雖險今已到江陵亦虛遠爾今也
寒江正穩流則我即當隨綵鷁以到荊州不必報黃牛峽之
險應連峽內到沙頭賦也

馬度秦山雲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色故國移
居見客心歡劇提攜如意舞喜多行坐白頭吟巡簷索共梅卷
咲冷藥踈枝半不禁。

洙曰王戎好作如意舞文君作白頭吟默翁曰首言想弟比
來二言弟自此去彼之意有喜有恐也三言聞弟來為之歡
喜未言雖梅卷不如吾懷之舒展也其形容模寫一時之情
味極矣

庾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短墻若在後殘草喬木如
存可假卷上築應同蔣詡徑為園須似邵平瓜此年病酒開消

滴弟勸兄酬何怨嗟

前 庾信曰侯景之亂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在城北三
里羅含為桓温別駕以解舍喧擾於江陵城西三里小洲上
立茅屋居之默翁曰前四句思想故廬應如此也後四句預
圖新計兄弟相与又如此也賦也

將赴荆南寄別李劔州弟。

使君高義驅今古牢落三年坐劔州但見文翁能化俗焉知李
廣未封侯路經灩澦雙蓬影天入滄浪一釣舟戎馬相逢更何
日春風迴首仲宣樓

前漢文翁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
夷風乃脩起學宮於成都由是大化李廣与從弟蔡俱為郎
蔡積功武帝封為樂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

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殺已降望氣王朔曰此乃將軍之
所以不得侯者也灩澦堆在巫峽之口滄浪水名在楚地
翁言首四句贊季父安職守三言將赴荆南而自憐奔走衰
困末則傷時恨別惟相憶耳賦也

別李義

神堯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洎舒國實惟親弟昆中外貴賤
殊余亦忝諸孫丈人嗣王業之子白玉温道國繼德業請後丈
人論丈人領宗卿肅穆古制敦先朝納諫諍直氣橫軋坤子建
文章壯河間經術存温克富詩禮骨清慮不喧洗然遇知己談
論淮湖本憶昔初見時小襦繡芳孫長成忽會面慰我久疾魂
三峽春久交江山雲霧昏正宜且聚集恨此當離樽莫怪執杯
遲我衰涼唾煩重問子何之西上岷江源願子少干謁蜀都足

戎軒誤失將帥意不如親故息少年早歸來梅卷已飛翻努力
慎風水豈惟數盤殄猛虎卧在岸蛟螭出無痕王子自愛惜老
夫困石根生別古所嗟發聲為爾吞

鮑

高祖二十三子道王元慶舒王元名衛懷王玄霸楚哀

王智雲先薨太子建成巢王元吉以事誅詔除籍故此止言
十八子而太宗有天下十七子封王也李義之父嘗為宗正
卿曹植字子建魏文帝弟也河間獻王德漢景帝子也賈誼
過秦論寒者利短褐註小襦也○此詩別李義而叙其宗室
道國舒國以及中外姻戚既言會集之樂且述別離之苦而
戒其少干謁以自重賦也首言宗室而道國舒國實惟兄弟
次言中外姻戚雖殊而余亦舒國後裔之外孫義則道國之
裔其人如玉次言義父領宗正卿而敦古制且先朝納諫而

丈人直氣則橫乾坤文章經術若子建河間則其人可知矣
今義氣溫克而學富詩禮骨清爽而慮不喧擾沈然一遇即
為知己其談論若淮湖之奔注豈非可人也耶憶昔與義初
見而方幼今長成忽相會而德業已成慰我久病之魂其會
合之樂可知矣今三峽秋冬之交正宜聚集而又當離樽豈
不可恨耶乃言我衰執杯遲而涕唾之煩問子何之谷上岷
江之源回或其少干謁且蜀中多事倘誤失將帥之意則不
如親故之思當少年而早歸則梅巷已落努力慎風水以防
不測豈惟盤飧以慕其禮貌哉况猛虎蛟螭出沒不常王子
其可不自愛惜耶今老夫困石根而無所慮矣惟生別之苦
自古而然欲發聲悲啼而為尔吞之其別離之恨為何如哉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丹雀銜書來暮棲何鄉樹驩驅事天子辛若在道路司直非冗
官荒山甚無趣借問泛舟人胡為入雲霧與子相嬲問既親亦
有故萬里長江邊邂逅一相遇長卿消渴再公幹沈綿屢清談
慰老夫開卷得佳句時見文章士欣然淡情素伏枕聞別離疇
能忍漂寓良會苦短促溪行水奔注熊羆咆空林游子慎馳騫
西謁巴中侯艱險如跬步主人不世才先帝常特顧拔為天軍
佐崇大王法度淮海生清風南翁尚思慕公宮造廣厦木石乃
無數初聞伐松柏猶卧天一柱我病書不成一字讀亦誤為我
問故人勞心練征戍

趙曰尚書中侯曰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前昌再拜受之
列子周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驩驅馳千里鶴曰司直大
理寺官也魏劉公幹詩余嬰沈痼疾寘身清漳濱巴中閬州

也唐兵志則有天武健兒神武天騎其以此為天軍耶趙曰
言淮海則必嘗官于揚州等處也左傳搆其公宮神異經崑
崙有銅柱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此詩以丹雀驂騑比司
直又以封閬州為不世才特蒙先帝顧拔司直倘見閬州為
我問之勞心練征戍以勤王事比而賦也首言丹雀銜書而
栖於何鄉驂騑事主而苦於道路以比司直之賢而奔走於
外也且言司直非冗官也今奔走於荒山甚無意趣借問舟
人胡為入烟霧矧吾与子既親且故邂逅於長江之邊云胡
不樂今我老病獲接清談亦足慰懷况開卷得佳句乎且常
時見文章之士則亦欣然今也伏枕於流寓之中一聞離別
之語其苦誰能忍之言不忍別也次言良會不久苦於短促
溪行則流水奔注山行則熊羆咆獮遊子於馳騫之間宜加

謹慎今司直西謁封閬州千里險艱有如跬步蓋以斯人有
不世之才而先帝嘗特加顧遇故思慕之深欲見之切也當
其拔為天軍之佐能崇大王法至今淮海生清風南翁尚思
慕焉壁言如造廣厦木石無數初聞伐松柏猶卧天一柱以此
閬州之未大用也未言我病書不成三字讀亦誤為我問閬
州須勞心練征戍敵王所愾勉之詞也

白帝城樓

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塞樓翠屏宜晚對白谷會深遊急能鳴
鴈輕不下鷗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舟

○言白帝城樓依絕塞而俯大江中四
句錯綜書所見以應首聯末言來春將出峽賦也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

城暗更籌急樓高雨雪微稍通綃幙霽遠帶玉繩稀門鵲晨光
起檣烏宿處非寒江流甚細有意待人歸

西閣口踰呈元二十一

山木抱雲稠寒空繞上頭雲厓纒變石風慢不依樓社稷堪流
涕安危在運籌看君話王室感動幾銷憂

首四句書西閣所見之景物次言社稷之危固堪流涕然看
君言王室治亂之道在手運籌如何耳故使我幾回感動而
銷憂也興而賦也

寄後孫崇簡

嗟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吾孫騎曹不記馬紫與戶
鄉多養雞龐公隱時盡室去武陵春樹他人迷與汝林居未相
失近身藥果酒嘗携牧叟樵童亦無賴莫令斬斷青雲梯

脩可曰世說王子猷為桓冲騎曹參軍冲問曰卿署何曹荅
曰不知何曹時見掌馬來似是馬曹又問所管幾馬曰不知
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言後孫
崇簡之不尚仕進而甘隱淪故得巖居之勝如此次言龐公
隱時盡室以去今吾与汝林居未相失而藥果酒壺長携以
近身然牧叟樵童亦無賴莫使斬斷青雲梯如他人之迷失
武陵桃源可也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

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嘹唳吟笳數蕭條別浦清寒江巫峽
曙落日渭陽情留滯嗟衰疾何時見息兵

鶴曰卿二翁姓崔乃公舅氏

白帝樓

漢之虛無裏連、睥睨侵樓光去日遠峽影入江深臘破思端
綺春歸待一金去年梅柳意還欲攪邊心

夜歸

夜來歸來衝虎過山黑家中已眠卧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
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噴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
歌杖藜不睡誰能那

夜聞箴葉

夜聞箴葉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嚮鄰舟一聽多感傷塞曲三
更數悲壯積雪飛霜此夜寒孤燈急管復風湍君知天地干戈
湍不見江湖行路難

師曰樂部箴葉者筚管也卷蘆葉為頭截竹為管出於胡
地唐編入鹵簿

前苦寒行二首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蜩楚江巫峽冰入懷虎豹哀
踰又堪記秦城老翁荆揚客慣習炎蒸歲絳絡玄冥祝融氣或
交手持白羽未敢釋

脩可曰西京雜記漢元封中大雪深一丈野中鳥獸皆死牛
馬卷縮如蜩○首言漢時雪深馬牛卷縮如蜩今日巫峽苦
寒而虎豹哀踰是又當紀其異也次自言久客於此慣習炎
蒸每卒歲絳絡而已今也雖曰苦寒猶恐玄冥祝融氣或一
交而變熱故手持白羽未敢釋耳賦也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龍南浦縮寒刮肌
膚北風利楚人四時皆麻衣楚天萬里無晶輝三足之鳥足恐
斷義和迭送將安歸

趙曰淮南子曰中有跋鳥註跋趾也謂三足鳥也○言南雪本不到地去年在山今年在地故凍埋蛟龍風刮肌膚則其寒甚矣次言楚之土風四時皆服麻衣言地燠也今則日無晶光猶恐跋鳥之足凍斷而雖羲和迭送亦將無所歸矣言陰盛陽微也賦兼比也

晚晴

高唐暮冬雪壯我舊瘡無復似麻埃厓沉谷沒白皚江石缺裂青楓摧南天三旬苦霧開赤日照耀從西來六龍寒急光徘徊照我衰顏忽落地口雖吟詠心中哀未怪及時少年子揚眉結義黃金臺泊乎吾生何處零支離委絕同死灰
首四句言雪多故厓沉谷沒石裂楓摧而瘡氣以消然三旬苦霧今晚始開而日光尚薄照我衰顏以喜以悲且謂得時

年少揚眉結義未足怪而吾生汨手委絕同乎死灰者何哉蓋自傷汨沒無聞也賦也

復陰

方冬合沓玄陰塞昨日晚晴今日黑萬里飛蓬暎天過孤城樹羽揚風直江濤簸岸黃沙走雲雪埋山蒼兕吼君不見夔子之國社陵翁牙齒半落左耳龍耳
言玄陰太盛寒乎天地故昨日晚晴而今日又黑是以樹羽揚風江濤拍岸蓬飛沙走雲雪埋山虎兕哮吼且以喻兵亂賦兼比也末自言在夔而衰病若是無能為矣將若之何

後苦寒行二首

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尺雪蠻夷長老怨苦寒崑崙天關凍應折玄猿口禁不能嘯白鵠翅垂眼流血安得春泥補地

裂

夢弼曰詩南國之紀巫廬二山也崑崙山為天柱崆峒山為天關○言南紀瘴癘之地上古已來無一尺之雪今也雪多崑崙天關亦將凍折故人物苦寒不能聊生安得春泥補其地裂乎蓋亦亂極思治之意耳賦兼比也

晚來江間失大木猛風中夜飛白屋天兵斬斷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坤軸不爾苦寒何太酷巴東之峽生凌斯彼蒼迴幹人得

鶴曰青海戎指吐蕃也○言猛風折木殺屋者蓋以天兵斬斷青海戎故殺氣南行以動坤軸尔不然寒何酷烈若是乎今也巴東之峽生凌斯彼蒼迴幹元氣人其得知乎否言亂極將治也前篇以積雪言此篇以烈風言皆賦兼比也

別張十三建封湖南觀察使章之晉辟參謀

嘗讀唐書錄國家草昧初劉秉首建議龍見尚躊躇秦王撥亂姿一劍摠兵符汾晉為豐沛暴隋竟滌除宗臣則朝食後祀何疎燕彭城英雄種宜膺將相圖爾惟外曾孫調儻汗血駒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嶇相逢長沙亭乍問緒業餘乃吾故人子童小聯居諸揮手灑衰淚仰看八尺軀內外名家流風神蕩江湖范雲堪結文衽紉自不孤擇材征南幕湖落日鯨魚載感賈生慟復聞樂毅書主憂急盜賊師老荒京都舊丘復稅駕大厦傾宜扶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時須雖當霰雪嚴未覺枯柏枯高義在雲臺嘶鳴望天衢羽人掃碧海功業竟何如

夢弼曰建封蜀文靜外曾孫也少隨父玢客隱兖州時公父開為兖州司馬有契好湖南觀察使章之晉辟署參謀不樂

臧輒去後為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洙曰隨大業中唐高祖鎮太原時劉文静為晉陽令裴寂為晉陽宮監見天下盜起知隋必亡首建議勸帝舉大事帝猶未允賴秦王贊之遂起兵昔唐高帝起於豐沛故以為比梁書范雲好節尚奇專趣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駭善駭亡於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喪於家躬營哈斂晉山濤字巨源與嵇康友善康臨刑謂其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此詩首序其自出美其倜儻及我相逢於長沙亭問其緒業乃吾故人之子幼嘗聯業是以揮淚仰看其形貌風神若范雲山濤之可託矣今也征南之幕擇其材而用之有如湖水落而鯨魚田殆言其不樂職也次感賈生之慟聞樂毅之書王夏盜賊之迫逼師老而京都荒涼若欲稅駕於舊丘則大厦之傾誰其扶耶蓋君臣之契合各自有分若管葛本應時須雖當霜雪之嚴未覺枯柏之枯比管葛應時須且高義在圖形雲臺而嘶鳴以望天衢故羽人已為掃碧海則功業之成竟何如耶賦也

讀杜詩愚得卷之十五

西

林語卷十五

州五

